

*A Room of One's Own*

# 一间自己的房间

[英] 弗吉尼亚·伍尔夫◎著  
戴红珍 周淳◎译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 一间自己的房间

[英] 弗吉尼亚·伍尔夫 著

戴红珍 周淳 译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一间自己的房间 / (英) 弗吉尼亚·伍尔夫著; 戴红珍, 周淳译.

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675-5996-7

I. ①一… II. ①伍… ②戴… ③周… III. ①妇女文学—文学评论—世界 IV. ①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00457号

# 一间自己的房间

著 者 [英] 弗吉尼亚·伍尔夫

译 者 戴红珍 周 淳

总 策 划 上海采芹人文化

选题统筹 王慧敏 黄 琰

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

审读编辑 陈锦文

特约编辑 黄 琰

装帧设计 采芹人  王 佳 李 旻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[www.ecnu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ecnupress.com.cn)
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
门 市 (邮购) 电话 021-62869887
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/>

印 刷 者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32 开

印 张 9.25

字 数 184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5996-7/I · 1634

定 价 42.00 元 (精装)

出版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（1882—1941），英国著名女作家，被誉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家之一，三大意识流作家之一，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，代表作有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、《到灯塔去》、《达洛卫夫人》、《墙上的斑点》等。1941 年 3 月 28 日，伍尔夫用石头填满自己的衣袋，自沉于位于罗德美尔她家附近的欧塞河（River Ouse），终年 59 岁。

她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

一面澄明，一面黑暗

一面寒冷，一面温热

一面是创造，一面是毁灭

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，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



Monk's house, 伍尔夫的房子



罗马尼亚发行的“伍尔夫”邮票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一间自己的房间	001
第一部分	003
第二部分	030
第三部分	050
第四部分	070
第五部分	095
第六部分	113
伍尔夫日记选	137

# 一间自己的房间





伍尔夫的房间

## 第一部分

不过，你们也许会问，我们请你演讲的主题是“女性与小说”——这与一个人的房间究竟有何关联？让我来解释一下。当我得知你们请我就“女性与小说”这一话题作演讲后，我便坐在河堤上，开始琢磨你们这番话的确切含义。也许，只需要浅谈范妮·伯尼<sup>①</sup>，简述简·奥斯汀<sup>②</sup>，再赞美勃朗特姐妹<sup>③</sup>，顺便勾勒一下她们雪中的哈沃斯故居，接着尽量调侃米特福德小姐<sup>④</sup>一番，再对乔治·艾略特<sup>⑤</sup>大加推崇，还要顺

---

① 范妮·伯尼 (Fanny Burney, 1752—1840)：英国女小说家，著有《伊夫莱娜》等作品。

② 简·奥斯汀 (Jane Austen, 1775—1817)：英国女作家，著有《傲慢与偏见》等作品。

③ 勃朗特姐妹：夏洛蒂·勃朗特与艾米莉·勃朗特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女作家，两人的成名作分别是《简·爱》和《呼啸山庄》。

④ 米特福德小姐 (Mary Russell Mitford, 1787—1855)：英国女作家，戏剧家，著名作品为《我们的村庄》。

⑤ 乔治·艾略特 (George Eliot, 1819—1880)：英国小说家，与狄更斯和萨克雷齐名，主要作品有《弗洛斯河上的磨坊》、《织工马南》等。

便提一下盖斯凯尔夫人<sup>①</sup>，一篇演讲即告完成。但是，再一推敲，我便发现，你们的要求似乎并非如此简单。女性与小说这一标题可能指女性与女性的本质，没准这就是你们的本意；也可能指女性与女性创作的小说；亦或是女性以及描写女性的小说；还可能意味着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整体，你们希望我从这一视角来探讨这个话题。最后一点显然最有意思，然而，当我开始从此处着手时，很快我就发现这个视角存在致命的缺陷。我永远无法得出任何结论。我永远无法交给你们一个金疙瘩般的朴实真理，供你们收藏在笔记本里，永远供在壁炉架上。而按我的理解，这正是演讲者在演说一个小时之后的首要职责。所以，我只能告诉大家我在一个枝节问题上的观点——那就是，倘若一个女人决意要写小说，她必须要有钱，而且还要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。你们会发现，女性的本质与小说的本质这一重大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，其症结就在于此。我一直在逃避责任，没有就这两点得出结论——在我看来，女性与创作依然是未解之谜。不过，为了略作弥补，今天我打算竭尽可能，向大家展示，我是如何得出房间与金钱缺一不可这个观点的。我打算将促使我得出这个观点的思绪历程，完整地、毫无保留地演绎给大家看。或许，倘若我将我观点背后的那些想法与偏见一一袒露出来，你们会发现它们确实跟女人有点关系，也跟小说有点关系。不管怎么说，面对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——但凡与性别有关

---

<sup>①</sup> 盖斯凯尔夫人(Elizabeth Gaskell, 1810—1865): 英国女作家, 著有《玛丽·巴顿》等。

的话题皆属此类——你不能指望自己能说出真理。你只能展现给大家看看，你怎么会持有那样的观点，且不论它是什么。你只能给听众机会，让他们观察演讲者的种种局限、偏见与癖好，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小说倒有可能包含更多的真理，而不是事实。因此，我打算利用一个作家的放纵与特权，向大家讲述我来这儿之前两天里发生的故事——你们压在我肩上的话题压得我直不起腰来，我整日苦思冥想，连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都受到了影响。无需赘言，我接下来要描述的内容并不存在实体。牛桥<sup>①</sup>是凭空创造出来的，福芬汉姆学院<sup>②</sup>也是，“我”只是对某个并不真正存在的人物的权宜称谓而已。我的口中会吐出一句又一句虚幻的说法，不过没准真理就掺杂在其中。该由你们来找出真话，断定其中是否有一丝丝值得铭记的内容。反之，你们大可以把它通通扔进废纸篓里，忘它个一干二净。

接下来回到一两个星期前的我（你们可以叫我玛丽·贝顿，也可以叫玛丽·卡迈克尔，或者你们爱叫的任何名字——怎么称呼一点儿也不重要）。时值10月，风和日丽，我坐在河堤上，陷入了沉思。我刚才提到的重担——女性与小说，这个主题向来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成见与非议，而我还非得为这个主题作一个结论——这一重担压得我深深地垂下了头。

---

① 牛桥：本文中提到的所有学院都隶属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，简称为“牛桥”。

② 福芬汉姆学院：牛津大学由39个学院和7个宗教学堂组成，福芬汉姆学院是其中的一个。

在我的两旁，生长着一种鲜艳夺目的灌木，或金黄或绯红，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。对面的河堤上，微风拂过低垂的柳条，不断地发出凄婉的沙沙声。河水不经意地倒映出天空、小桥与红叶的影子，一位大学生划着单桨船从这里经过，随后，水影重新合拢起来，仿佛他从未来过。你可以在那里从早坐到晚，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——姑且用这个更高雅的词语来称呼它。我的思绪像鱼线一样飘向了河中，每一分钟都在漂动，在倒影与水草之间漂来荡去，随着河水沉浮，直到——你们知道的，鱼线被扯动了一下——在思绪的末端，一个观点突然浮现出来。接着，我小心翼翼地收线，轻手轻脚地将它摘了下来。哎呀，放在草地上的，就是我的观点呀，它显得那么渺小，那么微不足道。聪明的渔夫会把它放归河中，待它养肥，有朝一日变成值得烹饪与品尝的珍馐美饌。此时此刻，我不会拿我的这个观点来劳烦你们，不过，假如你们留心观察，你们兴许能在我演讲的过程中自个儿把它找出来。

但是，无论多么渺小，这个观点和它的同伴一样，都具有某种神奇的属性——一旦被放回脑海中，它便活泛过来，开始膨胀。它上下翻飞，左冲右突，扬起好大的一片水花，各种想法随之而来，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激荡，搅得我根本没法静坐不动。于是，我发现自己大踏步地走在一片草坪上。霎时，一个男子的身影冒了出来，挡住我的去路。这个人穿着燕尾服，里面配着礼服衬衫，看上去颇为古怪。起初我也没明白对方的手势原来是冲着我来的，那人的脸上写满了震

惊与愤懑。我并非出于理智，而是下意识地作出了反应。此人是学监，而我是一个女人。这儿是草坪，而路在那一边。这块草坪只对学者和研究员开放，沙土路才是我该走的道。在那一瞬间，这些念头一窝蜂地涌入我的脑海中。于是，我返回到沙土路上。学监这才放下手来，脸上也恢复了往常的平静表情。沙土路确实没有草地舒服，不过倒也没有大碍。那块草皮业已铺设了足足三百年之久，为了保护它，他们居然把我的小鱼都吓得躲了起来。不管这些学究属于哪家学院，这是我唯一可以指责他们的地方。

当时究竟是出于什么想法，驱使我斗胆闯入他们的私人领地，我已经想不起来。安宁之神宛如祥云一般，自天而降。倘若安宁之神大驾光临，它必定会选择在一个风和日丽的10月的早晨，降临在牛桥的庭院与四方形中庭。我穿过古老的回廊，在校园里信步前行，波动的情绪已渐渐平复。我的身体似乎被装在一个神奇的玻璃罩里，任何声音都不能渗透进来。我的大脑已然摆脱与现实世界的任何碰触（除非我又一次闯入那块草坪），因此得以定下心来，沉浸在与此刻的心境完全契合的冥思中。凑巧的是，我依稀记得有一篇旧作，讲述的是在悠长的假期里重游牛桥的经历。我顺势回想起查尔斯·兰姆<sup>①</sup>——萨克雷<sup>②</sup>曾经将查尔斯·兰姆的一封来信放在额头上，尊呼一声“圣徒查尔斯”。说真的，在所有已故

---

① 查尔斯·兰姆（Charles Lamb，1775—1834）：英国散文家，著有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》等。

② 萨克雷（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，1811—1863）：英国小说家，《名利场》是其代表作。

作家中（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），我与查尔斯很投缘，我真想问他，“告诉我，你的那些随笔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”。他的随笔比马克斯·比尔博姆<sup>①</sup>的散文还要优美，尽管比尔博姆的散文已是完美至极。在我看来，查尔斯·兰姆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天马行空的遐想与灵光乍现的火花。他的随笔不仅因此瑕瑜互见，更是绽放出了诗意。大约在一百年前，兰姆曾经来过牛桥。当然了，他写过一篇散文——我忘记叫什么了——大意是自己在这里看到过弥尔顿<sup>②</sup>一部史诗的手稿，可能是《利西达斯》吧。兰姆在那篇随笔中写道，一想到《利西达斯》的任何词语，都有可能被其他字词所取代，他就不禁受到了惊吓。弥尔顿居然会对那部史诗中的词句进行修改！在兰姆看来，哪怕是萌生这样的念头，显然也是对弥尔顿的亵渎。于是，我开始努力回忆《利西达斯》的内容，兴致勃勃地揣摩哪一个词语可能被弥尔顿改动过，以及修改的原因。接下来，我便想到，被兰姆凝视过的手稿就收藏在几百码开外，我不妨追寻他的足迹，穿过四方形中庭，去那家大名鼎鼎的图书馆，看一眼宝物。在前往的途中，我还回想起来，萨克雷的手稿《埃斯蒙德》也保存在这家赫赫有名的图书馆里。评论家时常将《埃斯蒙德》称为萨克雷写得最完美的小说。然而，在我眼中，那部作品矫揉造作的文风，以

---

① 比尔博姆（Max Beerbohm, 1872—1956）：英国散文家，剧评家，漫画家，著有《马克斯·比尔博姆文集》等。

② 约翰·弥尔顿（John Milton, 1608—1674）：英国诗人，政论家，民主斗士。代表作《失乐园》与《荷马史诗》、《神曲》并称为西方三大史诗。

及对十八世纪文学的刻意模仿，限制了他的发挥。你们只要看一眼萨克雷的手稿，看看他修改的目的究竟是追求风格还是意蕴的完美，或许便可以予以证实——除非在萨克雷的眼中，十八世纪的风格显得很自然。不过倘若那样，你首先必须弄明白什么是风格、什么是意蕴这个问题——可是，此时此刻，我恰好来到图书馆门口。我肯定推开了门，因为一位绅士蓦地冒了出来。他挥动着黑色长袍，而不是白色的翅膀，像守门神一样拦住了我的去路。这人满头银发，面目倒很随和。他不以为然地拦住我，摆摆手让我回去，同时还用低沉的嗓音告诉我，很遗憾，除非由学院的研究员陪伴，或出示一份介绍信，否则这里女士禁止进入。

受到一位女士的咒骂，对这家著名的图书馆来说，根本无关紧要。图书馆依旧肃穆安静，它紧箍着所有的宝贝，酣然沉睡着。在我看来，它一定会永远这么沉睡下去。我不想惊扰它的长眠，也不会再开口求他们接待我。我悻悻地走下台阶，暗自发誓道。然而，离午餐还有一小时，该做什么好呢？去草地上溜达，还是到河边闲坐？眼下是秋天的早晨，天气当然好得很，火红的树叶在随风飘落。无论去草地上溜达，还是去河边坐坐，都不算苦差事。这时，一阵乐声飘入我的耳朵，应该是在举行某种仪式，要不就是在庆祝吧。我索性向教堂门口走去，管风琴正在演奏一曲哀婉的乐曲，气势煞是恢弘。在静谧的氛围中，基督教哀伤的音乐似乎在诉说哀伤的回忆，而不是在表达现时的哀伤。连这古乐器凄美的声音似乎也环绕在安详的气氛中。不过，哪怕我有资格，



我也压根儿不想进去。这一次，教堂的执事说不定也会拦住我，要求我出示洗礼证明，或者主教开具的介绍信。话说回来，这些华丽建筑的外景通常不会比里面逊色。此外，在外面看着教徒集会，其实也颇有意思。那些人在教堂门口进进出出，就像蜜蜂挤在蜂巢入口一样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这些男人头带四方帽，身穿长袍。他们中的一些人披着毛皮穗带，也有一些人是坐着带篷盖的轮椅来的。还有一些人尽管未到中年，却已满脸皱纹，体型也变得奇形怪状，活像是水族馆里的巨蟹与龙虾，在沙堆上艰难爬行。当我背倚在墙上的时候，说实话，这所大学看上去就像一座避难所，护佑着各种各样的稀有物种，假如把他们扔到河岸街<sup>①</sup>的人行道上，逼他们自谋生路，不消多久他们就会被淘汰掉。我不禁回想起一些老学究的往事。曾有过传言，只要听到口哨声，年老的教授就会立刻撒腿便跑——可是，我没来得及壮起胆子吹口哨，教众已经拥入教堂。剩下来可供观看的只有教堂。你们都知道，那高耸的圆顶与尖塔，像一艘永不靠岸的航船，一到夜里，就会点燃几盏灯，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看清，远在山坡上也能瞧见。想当年，据猜测，这个方庭及其平整的草地，连同雄伟的建筑与这家教堂本身，只是一块野草丛生、猪猡乱拱的沼泽地。此刻我正站在靠墙阴凉的地方，心想，这些灰色的墙砖肯定是一队队马车牛车从遥远的乡村运过来的，再经过千辛万苦，这些砖被一块又一块地垒好，砌成整齐的墙面。然后，油漆匠搬来玻璃做窗户。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，

① 河岸街：伦敦最热闹的商业街区之一。